



張塵因  
言筌集

張塵因  
言筌集



人間出版社

吉隆坡。一九七七年

言筌集 · 張塵因隨筆詩選

---

人間出版社

**PENERBITAN HOMO MENSURA**

57C, Jalan Tandok, Kuala Lumpur.

---

集友印務公司承印

14, Jalan Brunei Barat,  
off Jalan Pudu, Kuala Lumpur.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初版

每冊實售馬幣一元六角

## 目 錄

少年軌跡 頁一至頁一九

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詩作十六首

聽夜錄 頁二二至頁三一

收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詩作九首

避秦篇 頁三四至頁四九

收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詩作十四首

歷煉之歌 頁五二至頁六三

收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七年詩作十首

。 扉 識 。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篇

在實際之前，我們的藝術是一片令人迷惑的掩飾。

卡夫卡

What a gulf between the self which experiences  
and the self which describes experience.

—Edmund Wilson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me, either ..... this business of poetry.  
Who the hell cares  
if an entire  
life-time is burnt up in a page?  
.....

The true poet suffers from aphasia.

—R. Parthasarathy

第一輯

# 少年軌跡

- 夜 旅 (2)  
素馨花的記憶 (3)  
晚情·群眾大會 (5)  
新 人 (6)  
嘆 (7)  
夜 思 (9)  
缺 歌 (10)  
萊佛士坊 (11)  
夜聽潮 (12)  
晨的第一義 (13)  
鋒 鏗 (14)  
港 (15)  
憂鬱的綠 (16)  
衝塞日自嘲 (17)  
晨 陽 (18)  
滯 伏 (19)

# 夜 旅

我曾聽過你的歡笑和低泣  
在無數個暗夜——今夜呵  
叢林在冷冽晚風中微微顫慄……

列車在行進，聽軌聲  
轟隆轟隆的奔向黎明

我記憶你三百年的屈辱  
在無數個暗夜——今夜呵  
曠野瀰漫着滯厚的白霧……

列車在行進，聽軌聲  
轟隆轟隆的奔向黎明

一九五八年八月星隆車上

# 素馨花的記憶

童年的記憶裏也有  
淡黃的蕊和白色的光瓣的星子

乾硬的葵葉  
從山間參天的高樹墜下  
我爲漂流於溪澗上的  
快樂的小船插一面帆  
從那海上漂來  
歇憩在灘岸上的水藻鷄  
引我入繽紛的思想  
有時也爬上晒魚的曬臺  
臨着海久久站立  
雖則小小的心  
偷未懂得漁婦企望海上人歸來的衷藹

北方的孩子可否知道  
映着熱帶的湛藍一片的夜空  
慶節的煙花如何綻開  
那充滿歡鬧的璀璨  
就像南方孩子

如我  
的愛情

而那激碎在礁岩上的白沫的濤唱  
如此永恆而年青  
在講說着什麼

還在時哭時笑的稚年  
我即已知曉

然後，別了  
別了那時的地域（呵故鄉）  
那裡的歲月（呵童年）  
我走向人們與生活的嘲弄

潑水節的遊行車過去了  
路旁淋濕的人叢裡再沒有  
那男孩子歡舞着的手  
又一個守齋日過去了  
（一享一享卒塔婆的暗影開始模糊  
夕日的餘暉透過密密的叢叢  
投在它們破落的頂蓋）  
路邊歸去的人群裡再沒有  
那男孩子盛會後的臉龐

走進一個深遠的黑夜  
我留下愁苦而悠久的等待  
給那愛我生育我的人……

一九五九年三月星加坡

## 晚禱·羣衆大會

淡金色的餘暉  
瀰漫在雨後黃昏  
晚禱的鐘聲  
一下，一下又一下

然後盪碎在空中……

在停車場開遍嗩嘍的西洋仕女們  
踏過舖滿雨露的草坪  
走入教堂高大的拱門  
心裡忖度着太陽下山後的黑夜

這裡是另一個世界——  
閃電的標誌旁  
出現三兄弟民族堅定的形象  
黑壓壓的人群

蜂簇、浪湧

（每個人的胸膛裡  
都跳動着一顆殷望的心）

鋼鐵般的演說者

鋼鐵般的聲音

「……我們的苦難……殖民主義……

快了！」

雷動的掌聲於是轟响

召喚着明天

一九五九年三月星加坡

## 新 人

昨天，我還微卑的蜷縮於晦暈的牆腳  
對自己展露蒼白的生命頁  
今天我醒來，太陽照着我  
我驚然發覺自身是赤裸的  
而我在人前步過的姿勢  
竟是如此磊落而寬濶  
一瞬間，爲我睜忘已久的  
明麗潑辣的生活和笑態  
（那因夜的黑暗的無邊的溼濡  
而被遺落在時間的無痕迹的長流裡的）  
都重現在我的身上  
於是，談話、流汗和世界的面貌  
以及一切的存在  
都蘊寓着透明如太陽光的  
新的意義

一九五九年六月星加坡

# 喚

## (一)

你在那裡？  
遍及全世界，我在尋找你……

我的焦渴的心  
像箭  
在射出後迷失了鰲的  
呵，你在那裡？

若我在遙遠艱苦的跋涉之後  
留下深深的腳迹  
却面臨荒原上雪封的巨林  
桀傲的對我冷視  
啊不！你在那裡？

啊不，你是狂烈燦爛的火  
（帶着另一個世界的訊息）  
我在嚮往我將獻身的火葬場  
我是火鳳凰  
在尋找你……

## (二)

你在那裡？  
如今是黑夜，我要你……  
如今是黑夜，我想你

我知道你有光明溫暖的嘴唇  
要親吻你的兒女  
我知道你有粗獷有力的手臂  
要擁抱我們  
要帶來紅的旭日般的新意  
如此潑辣  
如此不可抗拒  
而如今是黑夜  
呵，如今是黑夜，我沒有你

我只能想你  
髮髻裡，遠處傳來依稀的歌聲  
「在無邊的夜之夜裡，  
我們在建築光亮的夢城……」  
呵，我要去  
我要愛你、尋找你、擁抱你……

我要去  
我不能只想你  
一任你火焰般榮耀的面貌  
從我身邊匆匆過去  
這般誘惑人  
這般美麗

我要你，而如今是黑夜  
你在那裡？……

一九五九年六月星加坡

# 夜 思

我的聲音是這樣難耐，  
讓黑夜遮蓋我形象的醜惡；  
明天太陽是否還會出來？……  
但願我能永久無形和噤默。

你的明亮說出了我的存在，  
我細味你無語的嚴刻；  
要我忘掉我密封的內心世界？  
然後狂熱而忘形的起舞、歡歌……

生活本身是對生命的愛，  
流向大海，我是小河。

一九五九年七月星加坡

# 獻 歌

邁向明天

我們還有漫長崎嶇的路，  
你呀親愛的伙伴，  
鼓舞我們以新世界的藍圖。

「當心腳下的絆腳石和陷阱，  
別再把痛苦向黑暗哭訴，」  
奇跡將像黎明時的曙光  
在鐵黑的地平線上頭綻出……

當抵達幸福的第一站的時候，  
我們將用歡笑綴成獻予你的禮物。

一九五九年八月星加坡

## 萊佛士坊

先插上驕矜的奴役的旗幟  
再種植樹窗文明於東方的土壤  
然後豎立起華爾街式的高牆

把星加坡河隔棄於陰影裡  
( 在沈默中她有多少話要講…… )  
歷史的巨手恆指北極星的方向

一九五九年九月星加坡

## 夜聽潮

像那不可接觸的賤民  
我曾低首下心  
（他們的眼光是荒謬的  
而我的軀幹像樹身般結實）  
此刻情緻低沉  
像撲打在黑夜的灘岸上的沙浪

我在黝暗的灘上掇拾海星  
明天？……哈！  
像秋天的果實  
經歷那嚴冬的冰霜  
春日的山洪和  
夏夜的風暴——在等待  
等待那母性般最美麗的  
火山噴發的一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星加坡

# 晨的第一義

黑夜孕育着另一個白晝  
沉潛的靜醞釀着生命的躍動  
世界在每一個早晨  
是新的嬰孩、新的苗種

.....  
我走進陽光裡  
像茹毛飲血的初民跨出巖洞  
  
讓犁耨下翻起一排排淚似的黑土  
讓鋼鐵的撞擊迸出火花  
讓善良和美  
像存在一樣真實  
啊，讓血汗的世界平衡在我的掌握中

晨的意義  
像對於我們的原始人的祖先的記憶  
那樣古老，那樣蔥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星加坡

# 鋒 芒

紅色的鞭爆燃着了  
沒有痛苦的猶豫  
於是迸開了包含着信念和智慧的花

我的整個生命的企盼  
豐富如時間之流的遞變的  
也凝定成爲一朵向日葵的姿勢

一九六〇年一月星加坡

# 港

風燈盞缺了  
像一個古老的繫念  
南燕帶着輕捷的身子北歸  
因為不再有人把想望和愛情託附牠們

只有歷史的冊頁常新  
像一回滿月隨有一回暴漲的潮

你問一百四十年前  
來自印度洋上的巨大的貪慾？  
將從我們的肩上抖落  
像一身長途的疲憊與風塵

一九六〇年三月星加坡

## 憂鬱的綠

我當然也知道唱片舖裡的氛圍  
以及霓虹燈的情調

不要那樣的望着我  
在二十歲前我已把  
愛情都丟光了

（散步在生活的鬧市裡  
我心裡會有自棄的悲傷）

不要在那段短籬邊停下  
想想一些遙遠的事物  
譬如正午時暴露在陽光下的  
廣場中央的巨樹

試試去走一段黑暗的后街  
生活在受創，在匍匐

（彷彿綠色的也不會成熟  
年輕的也沒有希望）

一九六〇年四月星加坡

# 衛塞日自嘲

少年時無憂樹上開滿了利他花  
而今我是日子河裡的泥菩薩

空有淨白雲石的佛像等待着奉獻  
我的心不再是純潔的白蓮

一九六〇年五月星加坡

# 晨 陽

昨天在人叢裡的鬱積  
夜晚的夢魘  
都像退落的潮

去得遠遠

走在街上  
走在明麗光潔的時空裡  
只有在這樣的時辰  
對別人我才有老者的寬容  
對世界的痛苦我才有聖哲式的關念  
因而才懂得去珍愛自己  
才有勇氣去生活  
去正視人間背陽的一面

不是在香格里拉  
而是在這醜惡的世間  
用時間衡量的青春會消逝  
暮歲的皺紋  
會爬上少女紅潤的臉  
只有一個真理  
那無數世代的努力和信念  
將永遠提示和蔭庇着人們向前

一九六〇年五月星加坡

# 滯 伏

滯伏在我屋前的  
一片醜陋的爛泥巴河床  
那麼赤裸的  
在等待充滿歡樂的潮漲  
而今，那麼赤裸的  
沐浴在懷濟的乳色月光裡  
就像我的思緒  
我呢，在等待一個堅定的思想

一九六〇年十月星加坡



第二輯

# 聽夜錄

暴戾的歲月 (22)

病後 (23)

夜坐 (24)

故事 (25)

寫詩 (27)

問雷 (28)

快樂的歌 (29)

樞的行脚 (30)

憤世的星 (31)

## 暴戾的歲月

十八歲以來，每一個夜晚

都是一個醒覺

（生命的眼開向內在真實的陽光）

遙遠的久違的稚年

與現在的我之間

沒有一道橋樑

而今我佇立喧囂的街頭

流盼雜沓的人潮

彷彿重溫着陌生的過往

我孩子似的微小的靈魂

彷彿站臨於那古廟堂的門檻

懷着對未知的將來的恐懼

向內張望

又若鶴立於時間的中流

咀嚼着周際的「逝者如斯」

一切生命的內涵都在歎息之外

我躺下來，諦聽着夜

斬望從我收斂的存在

萬生帶荆棘的紅花

然後在人世的冷漠中入甕

一九六三年六月板城

## 病 後

那樹梢葉簾很綠  
陽光暖和而愛撫的  
那少女髻髻是擦身而過  
乞者的髒手伸到我的鼻尖  
老婦人懷裡那嬰孩的重量  
髻髻就壓在我的臂上  
而且從那少婦遮陽鏡後的眼神  
讀取風塵  
從那慘綠少年平展兩臂邊跳扭腰舞的步態  
思索時代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板城

# 夜 坐

夜呵，你是個深邃而不生風波的池沼  
納爾蘇斯愛着自己年輕時的  
激情與憤怒的身影  
(遙遠了，彷彿隔室朦朧的兒語)

懷抱着個憂悵的斯拉夫魂  
枯坐在沁涼的夜色裡  
或者浴着平和的橙黃色的燈光  
閉起眼睛，我仍見到  
冥黑的虛無裡劃動着血腥的手  
我的小憤似的慾望在陽光裡開花

一九六四年三月板城

# 故 事

你來時夜已闌珊  
街坊沈睡在悽冷的  
微醉的路燈光暈裡  
星星也倦了  
柏油路死蛇似的輪着  
你的脚步發出清脆的聲响  
黝暗裡，我坐在窗前  
等待你蓄識的談話和體溫  
然而門開時，我心裡  
沒有一絲兒喜悅  
我彷彿在你疲乏的眼裡  
看到了無限求慰的委屈  
與我自身的衰老

你去時天剛破曉  
那些役於生活的人們  
已經像幽魂似的走在寒氣裡  
你熟稔的摸出門去  
只把幾個纖點的生命  
留在白晝的牆的這一邊  
你自己不也像個幽魂  
等會兒就給鯨吞  
在那巨大的窟裡  
你給予我的那沒有名字的感情  
是多麼病態的蒼白

現在你將回到那紅男綠女的群裡  
我也將開始安排  
自己的最末的儀式

一九六四年四月檳城



# 寫詩

我用生命寫詩  
寫愛，寫懺悔，寫懷念  
寫恨與憤懣  
寫憂鬱與哀傷  
中夜從睡裡醒轉  
驚悟我所寫的  
全是死亡、死亡、死亡

一九六四年七月板城

## 悶雷

如果我在黑夜裡吶喊  
而且伸出我的雙手  
又仰首映星辰於我的雙眼  
對於那些羈在欄內的生靈們  
像那黧黑的人傑 Luthali  
我的思維將有什麼貢獻  
世界，除了伊人的粉腮和倩笑  
那空白也像深夜的悶雷  
我的痛苦啊，請把我  
投入人的洪流裡

一九六四年八月板城

## 快樂的獸

舉目望這城市和人群  
都成了形而上的空架  
恆久被放逐於自己心靈的  
主啊，你往何處去

在嚮往的遠方等我  
你呀從古廟宇的壁雕  
走出來的女人  
讓我歸去我所自來的安那其  
在那憂鬱的風景裡  
清蕩人造的價值  
在帶力之外種植米黍  
種植一些不為甚麼的花

去啲這沉思內省的夜  
太陽在我身裡  
海洋在我身裡  
土質得像個老農  
熟悉自己一塊小小的耕地  
用男性的情欲與獸的敏感  
選擇快樂而非知識  
在這迷戀着組織表的人族裡  
去啲這些玄泓的靈思  
關關在我身裡  
陰柔在我身裡

一九六五年三月紙城

## 樞的行腳

我曾經在星夜裡趕路  
也曾經在午日下倦憩  
在人境裡尋不着的  
這博大的天地的玄秘  
磨損了我奔波行腳的芒鞋底

劈開我的生命才從昨天開始  
為印證新的人生契機  
却不能忘懷前此的痛苦與探尋  
以及那德性的游移  
喲，這二十年來的孕育

一九六五年五月板城

# 憤世的星

去歲那些充滿人性的聲色  
掉落於今日的荒地  
夜裏在漆黑的曠野  
接待憤世的流星  
誰知道這廣漠的天地間  
有多少瘖啞的呼號  
強者們竄改着史冊  
從潘朵拉禮盒飛出來的怪物  
長與弱者們為伍  
我愚昧的心喲，你在茲  
有什麼發覺

一九六五年九月板城

2000



# 避秦篇

- 樹的期許 (34)  
避秦篇 (35)  
午值雨 (36)  
無題 (37)  
社會癡瘋病者 (38)  
却寄 (39)  
人性風景 (40)  
核 (41)  
迷懷 (43)  
小小拾貝者 (45)  
晚炊 (46)  
主題 (47)  
夜央曲 (48)  
畸零 (49)

## 樹的期許

不能讓傷感  
滲透我年青的生命  
不能讓認知  
壓斃了我的背

去愛那詩外的生活  
那裡有深植的根  
而只有葳蕤的葉叢  
才能在風暴的夜裡  
向高處的星群  
嘩啦啦的召喚

一九六六年八月星加坡

## 避秦篇

你會投下一個呼吁  
在民主的回聲谷  
然後等上三年五年  
而今又擲出一個吶喊

此刻已是第十一小時  
子午過後就不能回頭  
空洞的諾言像 Al Capp 的無底深淵  
你不會跌個粉身碎骨  
然而又要到何時  
兩隻腳才能踏實在地上

那麼就寫下幾行灰白的詩  
標誌一個痞啞時代的開端  
暫且寄身避秦的桃源  
看街頭有人飄逐炎涼

一九六七年二月星加坡

# 午後雨

陰翳的天飄着細雨絲  
（時間凝止在午後二時）  
凌晨時我不是曾站臨於  
那向東的窗口  
享受溫暖的陽光嗎  
（然後就會驟然的越進  
深而又黯的夜晚）  
此刻心情是被困窒在  
小咖啡店的嘈亂和煙氛裡了

恆鬱的青春也會遭遇  
它的午後雨的  
人們就是如此老去的吧  
沒有感悟而突然驚覺

一九六七年三月星加坡

## 無題

愛情，別來叩我的門  
我的詩思已經  
典當罄盡而我的憤憤  
也像河床上圓滑的鵝卵石  
被琢磨得鋒芒盡失  
白晝裡我有若一隻覓食的貓  
失魂的漫遊於雜沓的街道  
陽光下我身前身後也沒有拖曳  
陰黑的影子或泥濘的足跡  
曠野的風，赤子無邪的眼  
母親子宮的血，都與我無緣  
只有當我把兩臂平展  
你會見到我額顛上的荆棘冠  
見到我掌心猶未乾涸的血漬  
你會哭泣，我不是已經告訴你  
愛與死都總是無聲  
愛情呵，別來叩我的門

一九六七年三月星加坡

## 社會痲瘋病者

在年輕而愚直的昔日  
不畏以真實向強權詰難  
而今遂成了人間厲人  
多少鑽心的情欲意念  
在抵受生活的蠶蝕裡  
已像潮線上湮沒的足跡  
那般不可辨認  
回看自己的額紋與憂戚的眼神——  
轟然而過的時代可曾  
在那上面輾下它的軌轍

日子的暴君鞭策而來  
不被允許的是  
我在河岸上的駐足觀望  
去嚙奔向你生命的恆河  
裡裸你的靈魂  
於一切莊嚴的不可知裡  
去接受苦難的試煉與戕伐  
也讓一點點幸福的醇酒給你慰藉  
最後，向造物發出一連串的  
質問：以自己的白骨——  
生命是一場纏綿的癡戀

一九六七年九月星加坡

## 却 寄

時序正值悽涼的歲暮，  
人間泛濫着血汗和雨水，  
你從燕子湖畔寄來的賀片  
教我流一夜懂悔的淚。

母親坟頭新植的素馨花樹  
已著上點點夜光的白花未？  
不能反哺的罪愆鬱結胸膈，  
夢中猶有不滅的慈靈相隨。

青春是一朵未開即謝的花，  
海角有浪子羈旅顛沛不得歸，  
華顛的老父縱有厚望也空託，  
莫到那走不盡的海堤翹企徘徊。

人生恆向有無之間癡妄的追，  
愛情褪色，友誼的盟契也毀，  
無法排遣的是這固執的生慾，  
悲苦的心境豈待蠟炬成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星加坡

# 人性風景

胸臆間暮色蒼茫沉落  
心眼如臨照荒墟的冷月  
這一大片人性的風景  
使我心境淒涼原始至此  
路，豈有不引向窮盡處

一九六八年三月星加坡

# 核


發生總是微漸潛默  
不向外在的萬彙宣告  
胚胎睡在子宮裡  
種子在泥層下，一種  
死寂樣的醞釀  
只把正面對照的美感施捨我們  
況且又是如此驚鴻一瞥  
那孕育過程的玄秘  
造物保留給自己

會聽過繁星的對話嗎  
那是他的歎息：不帶絲毫  
喧濕的生命感  
嚴峻的規律和呵護  
無私的廣被，千古一律  
然則我也曾在絕無僅有的  
靈悟光照的瞬間  
睨見過他明晰又曖昧的側影  
反映於自己明靈者的心目

一片草葉與一脈摩天的山巒  
平衡於相對又絕對的天平  
在他的意義範疇裡  
而多姿多彩的惟有那中段  
因為他只塑造歸宿和起始

那漸升漸降的拋物線  
我們自己塑造自己  
且說我是那粒小砂石  
那小石是以前和以後的你

一九六八年五月星加坡



## 述 懷

神奇的幻象簇擁在  
試煉的夜晚  
啓示着我不能領會的勸誡  
無如我的夢有似  
海上漂蕩的渣滓  
尋覓着一角冷僻的淺灘  
你會再來嗎明天的消息  
讓我借着你的微光  
收拾自己破碎的影子  
我已倦於做邏輯的囚徒了  
援飲孩童們獸樣的歡愉  
昂然走進這無比喧鬧的寂寞  
赤裸的不佩戴遮蓋的葡萄葉  
（華顛時將何所悔悟  
如果不趁年輕時狂妄）  
那就碰然激碎於理智的暗礁哦  
我將貪婪的享受  
這幼嫩的肌膚  
擦破於冽風裡的快感  
像一堵白癩的短牆  
慷慨的布施給世界  
陽光餽贈給它的陰影  
我既已許身於你  
如果你負罪，真理哦

我也只能不置疑的  
做你的從犯

一九六八年五月星加坡



## 小小拾貝者

那個從海濱拾貝殼歸來的小女孩  
她那雙眸不也是精緻的貝殼  
當她翩翩而來，我遂聽到  
曠遠潮汐低微的歎息  
她兩隻巧細的腳  
在我足跡零亂的心上  
留下了一行絕美的印記  
喂小女孩勤勞的小女孩  
來年的貝殼們  
都將載着一片你的掌溫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星加坡

## 晚 炊

你可曾走過這樣的路  
在那盡頭是一頓豐盛的晚餐  
經過一整個白天的辛勞  
來享用一杯開胃酒兩碗香噴噴的白米飯  
說是最後的晚餐也無不可  
你說你已經疲倦，身和心  
你不計較；在這夜晚的那一邊  
是一個完全雷同的今天的複製  
抑或是另一形態的生命的開端  
你活過來，你愛過來，你已經滿足  
而現在，你已經倦了——  
然而沒有例外的，那古老太陽的新面孔  
總在你內裏注滿不可言傳的奇妙感  
而那古老的希望也例常的  
死一次新的死亡——  
哦你可曾走過這樣的路

十年了，像隻喪家的野狗  
逡巡在生路的垃圾堆裡  
聞嗅着世界的黃昏里晚炊飄香  
哪裏有我的最後的晚餐

一九六八年十月星加坡

# 主 題

總之我們只有一個主題——  
一個人，單獨的，在他的世界裡  
而世界是狹小的  
這裡有階級和軌道  
有桎梏和藩籬  
而我們各自造設自己的地獄  
背景總是無數陌生的臉孔  
總是未經深究的動機和行爲  
不爲甚麼的習慣和禮節  
不可索解的責任和執迷  
我們飲太多的酒，交換太少的諒解  
狼吞憎恨，並且播種憎恨  
把意義隱蔽在語言後面  
我們的善良懶惰，我們的邪惡勤勞  
我們不曉得使用天設的道具  
那些花朵和那些夢想  
我們恐懼，總是擁擠在一起  
但又是絕對的孤獨  
伸出去的手總是掏抓着虛空  
顫抖的嘴雕塑着難言的感情  
繼承了凱因遺留下來的詛咒  
我們活在自己的所感所思裡  
一個人，孤獨的  
我們只有一個主題

一九六九年九月星加坡

# 夜央曲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不勝寒的高處有歌女  
癡吟着那曲「夜未央」

星加坡啊星加坡  
就在一個這般深沉的子夜  
我負着歲月的創傷  
兩眼噴着淚水  
懷着如許悔恨惆悵  
孑孓的踏過你的心臟

一九七〇年六月星加坡

## 畸零

生活之味即失却於你  
一旦你試圖去瞭解  
漫長的顛沛中不敢屈指數那  
一個一個的日子  
夜半裡那些遠逝的舊事  
一椿一椿的回來  
隨着年歲的遞增  
詩懷越老澀，世味也越苦  
而每一杯濃烈的嗷嗷鳥裡  
都泛着一個 existentialist anti-hero 的影子

白天裡做夢  
夜裡啃嚼自己的靈魂  
我的肚子會告訴你我的一切經歷  
並且把我出賣了

社會豈非一項陰謀  
一項赤裸的對付自我的陰謀  
我既然拙於推銷自己  
則豈能不安於一條狗的命運  
而讓自己哲人的那面性格  
沉埋而欲哭無淚

一九七〇年七月星加坡



# 歷煉之歌

- 無明 (52)  
素筆 (53)  
獨醉 (54)  
痛史 (56)  
玩世篇 (57)  
理髮即景 (58)  
夜歸 (59)  
字裡行間 (60)  
夜裡的樹 (61)  
諷刺家與菩薩 (62)

# 無明

每天，死亡一點點  
每天，新生一點點  
不變那無名的核

欲念迭番湧起  
週而復始的循環  
不見老僧，不見菩提

天天對鏡修容  
就這樣失去那天真稚童  
就這樣引來這自私蠻漢

期待日月與星辰  
終極是情愛的餘累  
終極是塵緣的纏綿

一九七一年八月星加坡

# 棄筆

甚麼是詩？  
無非是一種無聊又無望的嘗試  
希冀為生命題幾段  
眉批腳註  
而人生  
終歸是無字天書一本  
又何需曲意附會  
它的命意

一九七一年九月星加坡

## 獨 醉

才說要去地獄  
就已後悔  
那邊的月亮想必圓圓圓  
絲毫不是我要的況味

自己恍然是個面具  
背面不知寄宿着怎樣的靈魂  
掏不出一顆心  
掏不出一點心情

往昔掛在此刻的懸崖  
自我安慰說  
**live defensively**  
有女像夜開的創口  
殉美的人於是  
以一滴眼淚的星  
劃裂我沉鬱的黑夜臉

「心恆在腳走不到的地方」  
老天爺斧正爲  
「腳總是停留在心已離開的地方」  
從來大死過兩次  
第一回朝聞道而夕不死  
第二回置之死地而後生  
只好抄襲老天爺的詩句

一無所有焉知非福  
看清自我的界限  
與那輪廓裡的空虛和透明  
在這生命的轉角處  
驀然遇到迎面而來的自己  
竟不知該怎樣稱呼他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星加坡

# 痛 史

何需借筆墨

交代血肉的經歷

聽那無數肉之靈悲泣忿號

不讓明窗淨几邊的批評家

雍容欣賞距離的美

可恨那被追捕的獸

竟悲憫的體諒其迫害者

而獵人和弓箭又怎能怨艾

腐蝕的時間和死亡

多麼甜甜的佛家的禪磨

塵世的路那有未經走過的

前人失足之處不留痕迹

等候癡狂如我者重蹈

等候癡狂如我者重蹈

一九七六年一月星加坡

## 玩世篇

上星期重翻一卷道業手冊  
第二十五佛陀儘管坦蕩圓通  
後世仍傳瞿曇釋迦的名姓  
境界云云終不離工於心計

大前晚去一個聲色場所買醉  
不知是那邊賣的假酒或怎樣的  
落肚越多人世的事越看得透澈  
索性號啕大哭一場

前天在街上碰見一個熟人  
諄告我「不能老是低着頭走路」  
我只是懼防世途多絆腳的善意

昨夜往一處人肉市場巡禮  
那班可憐虫分明不出賣靈魂  
不曉得那個天殺始作俑的道學先生  
虐待狂似的把她們都打落地獄

今晨醒來呆望着天花板  
忽然想到已經很久沒會好好的  
痛痛快快的笑一陣  
臉上嘴角的肌肉恐怕都僵硬了  
今後要洗心革面從頭學起

一九七六年一月星加坡

## 理髮卽景

坐在理髮椅上  
透過玻璃窗望去  
街的另一邊鋪着  
一片好陽光  
又見到二十歲時的自己  
他就站在路口的人流裡  
踴躍張望  
眼前的鏡子裡  
兩個三個自己  
也都坐在理髮椅上  
白頭黑臉的老匠  
正細細的密密的  
爲他們修着剪着

一九七七年二月吉隆坡

## 聞夜歸

天際那他媽的月  
仍如往昔般清標着磨不盡的  
永世的瀟灑  
只怕已不復記憶十八年前  
那十八歲的青年  
腳下曾遺留一長串  
寂寞的夢痕

夜竊一呼一吸  
應和着大地融融的脈搏  
一步又一步生的悽苦  
踏在人類爲逞欲而造的路上  
這些自然界的黑窟窿  
默載過多少昧妄與虛榮  
而今默默的見證  
一隻渺小而負傷的獸  
向這一大片冥茫的命運  
怯怯的吶喊抗議

在黑茸茸的四野  
眼睛憧憬着米黃的燈光  
疲憊探索着溫床  
而靈魂那迭次輪迴的靈魂  
也在嚮往着彼岸

一九七七年六月吉隆坡

# 字裏行間

有以「幸福的微笑」成詩者，讀之興味索然，因自付若也以之入詩，意匠將作何闡處，尋釋之餘得句如下。

幸福的微笑  
如此脆弱而自欺  
絕不告訴你  
蒼穹下致命的種種  
first and last things  
這些：像絃外之音  
須向字裡行間尋覓  
每個妓女  
私衷裡都是個淑女  
每個淑女  
都公然的估計着  
好運者的銀行存摺  
世界是個不回頭的虛榮市  
給經驗強姦後  
天真之歌不唱也罷  
人類猶年輕  
而人性已老  
啓示錄的世變後  
誰來收拾劫後原始  
誰來指引向火種

一九七七年五月吉隆坡

## 夜裏的樹

夜裡的樹  
像顫抖着的獸掌  
在無星的天幕撫慰下  
這些造化的哨崗  
反響着白晝裡人的聲音  
當風從天外掃蕩而過  
它們痛苦的根  
牢牢抓緊土地的肺腑  
在騷動的黛綠叢中  
有個素衣人  
珍珠似的踰現  
那急遽的步履  
走着不知是來抑是去的路  
度量了夜裡的樹的實際

一九七七年八月吉隆坡

## 諷刺家與菩薩

少年時只有抒情的興味  
一腔激情像蒲公英的種子  
飄遊着四處尋覓歸宿  
不解人間世何以彌多  
諷刺家和永不能証道的菩薩

多吃了十年血汗飯  
看慣報紙天天板着正經臉  
連篇累牘的傾銷  
登世者們的滔天大誕  
於是約略想見古來的諷刺家  
從伏爾泰而史惠夫特到布莱希特  
那種不合時宜抗世違世情的感慨

再顯露過十年坎坷世途  
熟睹市塵間酒肆裡  
那無數會思想的蘆葦們  
酒夢夢囂所不能掩飾的孤獨  
那種整個宇宙做四十級跳  
吹毫太虛似的無垠的孤獨  
於是 the flesh is weak 的徹悟直透胸膛  
也感染了些許菩薩誓願的無際無邊

如今我願招維未柯難陀之魂而問  
釋迦之前那二十四位無名真人

曾在衆生之河的源頭  
散播過甚麼歷劫不變的眞知？

一九七七年八月吉隆坡



## 發表一覽

新人 一九五九年九月卅日星加坡南大「大學論壇」(路慶)

嘆 「稻穗的青春」(費之)

萊佛士坊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九日星加坡南大「大學論壇」(路慶)

港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星加坡南大「大學論壇」(路慶)

晨陽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八日星加坡南大「大學論壇」(劉新)

病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星加坡「茶座」雜誌第十二期(張慶因)

樹的期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星加坡「新詩月報」(張友荆)

避秦篇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星加坡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張景雲)

無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星加坡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張景雲)

社會癡瘋病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星加坡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張景雲)

却寄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星加坡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張景雲)

# 書目

編者人

- 迷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星加坡「茶座」雜誌第十二期（張應因）
- 晚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星加坡「茶座」雜誌第十二期（張應因）
- 主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星加坡「茶座」雜誌第十二期（張應因）
- 時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星加坡「茶座」雜誌第十二期（張應因）
- 獨醉**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星加坡南洋商報「生活」副刊（張景雲）
- 痛史**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星加坡南洋商報「生活」副刊（張景雲）

# 。預告。

## 人造神

科學小說集

張黑蠻編譯

科學小說並非如某些強不知以爲知者所說的「幻想」小說，蓋科學的想像是「推理」；在許多藝術都瀕入各自的死巷的今日，以載道自許的科學「推演」小說 *speculative fiction* 對人類當前甚至明日所面對的休咎存亡問題所作的處理，可謂最關痛癢。

作爲威爾斯式的理念文學 *Wellsian literature of idea* 的頂尖形式，科學小說不是關於科學的，它的意旨同主流小說一樣是關於社會和人性的，它異於主流小說之處是：後者仍故步自封的籠罩在馬克思（社會觀的）或弗洛伊德（心理觀的）的影響之下，而科學小說的景觀 *perspective*，向內轉集敢於諱視正統心理學迄今所不敢認真研究的靈異界，向外輻射則可從宇宙起源直向空間時間都折返之處，因此它時刻都在向「人」的角度挑戰；它或風寓，或抒情，或諷諷，但基本上是一種具體的說故事的哲學思維。

本集除精選大師如布列柏里、阿西摩夫、漢萊因、克拉克、溫翰、馮尼卡，後起之秀如艾里生、阿爾迪斯、謝克里、藍默等人的創作譯品外，兼收各方面的建設理論文字。計劃分數冊陸續出版。

# 預告

## 道業資引

一沙編譯

行以証學，學以輔行。這一輯文字是最先進的科學研究（尤其是人本派試驗心理學與精神生理學）結合人類數宗派古老智慧（以印度教與大乘佛教為主）互相融會發明的成果；將啓示讀者如何擺脫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的包袱，更進一步超越制度宗教 formal religion 的樊籬，而直接進入直觀的法相經驗的境界；換言之，這些文字可引導讀者成爲一個不皈依任何宗教而仍能自稱具有宗教虔信的人。書分五編——一：導論；二：宗派真知；三：科學與心理學的契證；四：方法、儀軌、團契；五：融貫綜合。將分數冊陸續問世。

月眠集——張啞侶小品文集

紙上聲——張友荊譯詩集

文學藝術評論選讀——張光壽選譯

當代學術思想人物——蕭階先生選譯

世界村前景——翠微選譯

# 人間文藝叢書

第二種

## 飄貝零詩集

第三種

## 沙禽詩集

明年初陸續問世



聯華書局  
上海

聯華書局 發行部



言筌集。張塵因著



人間文藝叢書第一種

诗集

# 言筌集

张尘因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mailto: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1 月 03 日